

男扮女裝

從創作經驗探討多重性別認同的根源與力量

Drag Queen

From The Creating Process to Explore the Root and Power of Multi-Gender Identity

劉寅生 Craphone LIU

比博飛思能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藝術總監

那一年駐村的夏天

2003年夏天，我從新店住處帶著我的電腦、衣服、日常用品等，開著車來到高雄橋仔頭糖廠藝術村駐村。橋仔頭是一個以製糖為主的城鎮，其中的糖廠，還保存著日治時代熱帶殖民風格，至今因有捷運，假日也是遊客熱門景點。在糖廠旁邊有老街，在黃昏時搖身一變為市集，各式小吃攤及日常用品一應俱全。

駐村的第一個活動，就是要在老街遊行，跟居民們宣告藝術村的開幕，直接也讓藝術家們感受當地風土民情。藝術家在學習的階段都有化妝遊行的訓練。記得求學時期，每逢美術節時，老師總是鼓勵我們扮裝，當時的遊行，是會走進正在上課的其他系教室（有徵得授課老師同意）。這樣活動的意義，是讓美術系的學生能夠思索自己的慾望，將之表現在扮裝上面。藝術村的化妝遊行，駐村藝術家無不絞盡腦汁，我們在內心裡，還是渴望被人家注意到的。當天我化個濃妝，到美容材料行買了一頂練習用真髮，再用寬的帶子綁在頭上，身上則是穿



1 南洋少女 劉寅生展演 橋仔頭糖廠藝術村駐村計畫 2002

一件白色襯衣，另選了一件女用的桃紅色內褲穿在裡頭，腳上穿著拖鞋，手拿結婚用的頭紗，當我走進遊行隊伍時，馬上引起一陣騷動，合照的合照，吃豆腐的吃豆腐。最後我被拱去打頭陣。

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頭，我感覺到市集居民對我強烈的好奇，上下打量，潛意識的，當我注意到有人在觀看我的時候，我慢慢的將襯裙撩起，剎那間，觀看的人一臉驚訝，而我似乎著魔似的，得到某種被窺視的快感，就這樣，那天的活動落幕了。隔天，藝術家們到同樣的市集覓食，跟店家聊起來了，我們表明自己是駐村藝術家，問他們有看到遊行嗎？結果他們說：「有喔有喔！有一個在前面很漂亮，裙子還撩起來讓人看內褲。」（津津樂道），當其他藝術家指向我，他們則認不出來，且都表示很訝異。我的內心當然是狂笑，但當時突然覺得：男扮女妝為何會得到當地居民熱烈的迴響？在數十位盛裝打扮的遊行

者當中，對我的扮裝印象尤感深刻？

在橋仔頭駐村的成果發表，我以扮裝角色「南洋少女」發表演出〈安魂曲〉，在如今已經拆掉的鐵道倉庫綴飾白色的正方形舞台，當時我以生澀的手法，表現一個哀傷的情節，最後脫去身上的扮裝，進入蜷曲於裝置燈光上的紗網。當時我已經發現男扮女裝特別的能量，也發現不論觀者是訕笑、輕蔑，或是真心喜愛，這樣角色的出現，都有一種壓倒全場的力量。有人問：那你這個扮裝跟「紅頂藝人」（男扮女裝，模仿各式女明星唱跳為主的歌舞節目）有什麼不一樣？在本質上，其實沒什麼不一樣，只不過我在當代藝術的領域，而不是娛樂綜藝。也因為如此，在往後藝術計畫的扮裝上面，我儘量不模仿完美女性，而刻意將鬍子、腳毛給留下。這樣留下破綻也為了讓觀者不停留在只有「模仿女性」這樣的行為上面，更多是暗示「具有兩個性別」。



2 南洋少女 劉寅生展演 橋仔頭糖廠藝術村駐村計畫 2002



3 奈米計畫 Day0 劉寅生展演 CO4 台灣前衛文件展 華山藝文特區 2003

化於無形的男扮女裝

2006年在《器質性官能》這個作品，我嘗試戴著有如埃及豔后的假髮，用一塊布綁成的褲子（但露出半邊的臀部），另著白色長襪與高跟鞋。我試圖不扮裝成真正女性，而是模糊性別的方式來進行，與我一同表演的友人，則是穿著迷你裙，白襪與高跟鞋，加上他本身就是一頭長髮，許多觀眾對於這樣的形象感到印象深刻。在這個階段，我已經不模仿美麗的女性，不像「南洋少女」畫著濃妝，甚至帶著假睫毛，而只需要幾個元素，讓性別模糊。2012年的秋天，我受邀韓國任策展人，到韓國忠州參加一個給高中生以下的「繪畫日」，這個活動是讓參加的小朋友們觀賞六至七名表演藝術工作者的節目，然後畫下他們看到的表演畫面。我在舞台上換裝，戴上金色假髮，穿上高跟鞋，還有穿著一件寬寬大大的白色連身露背裙，當這個裝扮一出現，全場的小朋友一片譁然，一些小朋友看得目不轉睛，一些則是一直笑。之後看著一些小朋友畫我演出的作品，很多竟然刻意的表現我的腿毛與我的鬍渣。

小孩表現都是最直接的，這樣的裝扮在他們的眼中是一種反常？或是一種趣味？或許我們從直覺當中，就對於反常的人、事、物有著敏銳的嗅覺。

在一次與宗教人類學博士朋友許麗玲聊天中得知，我無意間扮演了「顛倒人」的角色。在人類部落裡頭，除了陰性（女）與陽性（男）的能量之外，還要有一些反常的角色，比方……瘋女，或者是男女性別顛倒的人，這樣，才能讓一個部落能夠運作正常。許博士也同時提到：巫師在進行儀式的時候，也必須有這種顛倒性別的裝扮。例如：在薩滿的信仰裡，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的做法，有些男性薩滿在進行儀式時需要扮裝成女性（或在服飾裡留存女性的象徵——乳房的裝飾品，或長頭髮）。有些人類學者認為此舉是為了連結薩滿發展的母系社會。有些人類學者則認為是在儀式場扮裝，穿越男女，形成力量。韓國的薩滿 Mundang，大部分都為女性薩滿，在儀式的場合，常常也得跨越性別，裝扮成不同的性別以進行儀式。的確，在進行不同的儀式裡，祭司能夠穿越性別，代表能讓參加儀式的人一起穿越時空，達到不同的療癒目的。

還存在的顛倒人腳色

在墨西哥南邊瓦哈卡（Oaxaca）地區的薩巴特克人（Zapotec）有 Muxe。Muxe 是第三性的概念，他們可以穿著女性的衣服或是穿著男性的衣服，但有化妝。Muxe 在小村落的地位是高度被尊重的，而在大一點且西化的城市，則因為天主教與歐洲殖民者帶來同性戀恐懼症之因素，他們變成在社會階級下窮困的族群。如果屏除這些後來的因素，Muxes 傳統上是被認為一種好的運氣，甚至被認為比本來性別為女性更有價值，白領階級或甚至可以參與政治。而這樣的角色，可以追溯至哥倫布登陸之前的墨西哥，阿茲特克的祭司，穿著男女混合的服飾，還有具有男性跟女性的馬雅的神祇。

「Two-Spirits」（雙靈），這樣的第三性來自北美原住民的部落，雖然「Two-Spirits」這樣的名詞是在 1990 年才被提出，但在這些北美印地安原住民中皆有這樣的社會角色。傳統部落的雙靈人服飾混合了男女兩性的服裝，有些男身雙靈人擔任巫醫，有些女身雙靈人也會擔任獵人。這個其中出現對於性別的彈性是相當的有意義的，印地安人重視「靈」，當你的肉身與「靈」在不同的性別時，當然應該尊重這樣的存在，而這樣性別角色的演繹，則讓我們看到這個宇宙在陰與陽運作下的各種變奏。

在其他地區，我們可以看到南亞印度、巴基斯坦的 Hijra（闍人），泰國的 Krathoey（人妖），印度的闍人集結成群體，互相照顧，在印度北部地區婚禮是少不了他們的出現，因為普遍人們認為他們可以保佑新人獲得幸福。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些「反常」、「顛倒」的角色，不論他們在社會的地位為何，他們被賦予好運的象徵，有的甚至社會地位並沒有比較低。

藝術表現中的顛倒性別

藝術家以性別錯亂為主題的不勝枚舉，從 20 世紀初，曼瑞（Man Ray）幫杜象（Duchamp）拍了一張男扮女裝的作品「Rose Sélavy」，其中既陽剛又陰柔的形象，讓後面研究的人津津樂道。日本藝術家森村泰昌的攝影作品，化身成各種西洋名畫主角，其中畫面詭譎的氣氛讓人印象深刻，1988 年的作品《雙子》，模仿了法國畫家馬內的「奧林匹亞」，原本畫面主角的妓女，則變為藝術家本人的裸體，除了將自己身體想辦法模仿本來比例就很奇特的原作主人翁，以男性裝扮成女性，讓人看了想噗哧一笑之外，更多的是詭異之下的吸引力，你會想去多看這些照片兩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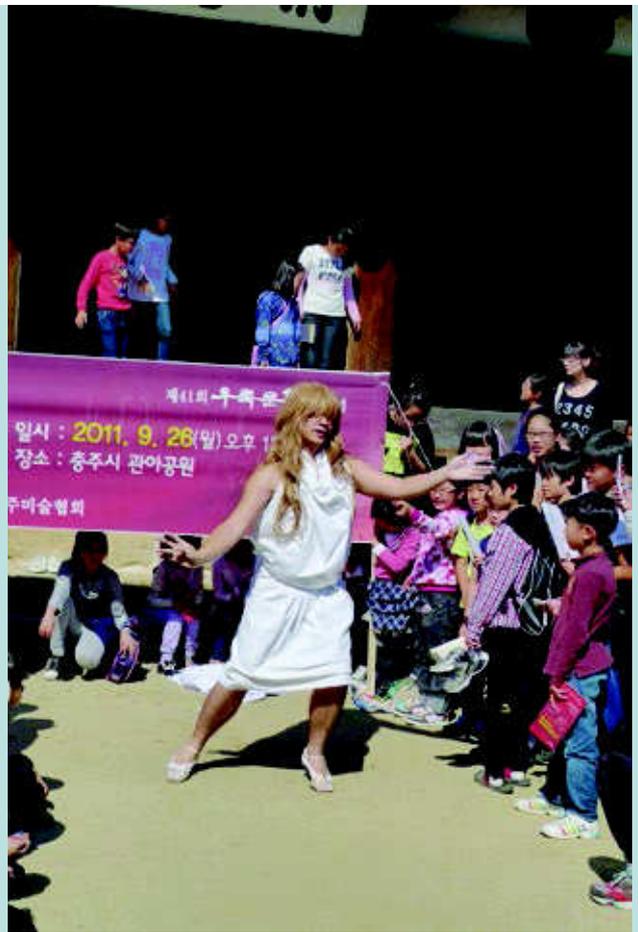
4 即興曲 劉寅生展演 1839 Little gallery 2009

中國藝術家馬六明發表過《芬·馬六明》，即是在發現自己長頭髮之下的陰性能量，進而發展出一系列的行為表演，由於藝術家本身面目清秀，所以在化妝之下，真有清秀女子的氣息，但是行為的過程裸體，卻將男性的身體與長髮女子的形象，矛盾的交織在一起。這樣子具有破壞性格，顛倒的身分，在行為藝術是相當常見。

已逝的舞蹈大師大野一雄，時而幻化成他的母親，或是著名的阿根廷娜（La Argentina- 舞蹈家），衰老的身體，剎那間，看到時而是熱情的舞蹈家，或是各式各樣女性的角色，我們感到奇異，這樣的表演方式的確令人難忘。也就像是歌舞伎大師坂東玉三郎，或是中國戲曲大師梅蘭芳，他們所詮釋的女性，不是在「表面」的美妙，而是在神韻與細節的掌握，一種穿越性別能量的特殊能力，在舞台的一秒鐘，突然說服觀眾，雌雄顛倒讓觀眾如癡如醉。或如清一色為男性的日本舞蹈團體——山海塾，剃著光頭，全身塗白，時而穿著馬甲長禮服，於是在他們的世界裡，似乎性別已經模糊，進而變成一種中性的身體，也跳脫我們認定的男扮女，女扮男的印象。多的是陰性與陽性能量的互相轉換。

對於我，男扮女裝真實感覺的探索

拋開人類學與藝術形式，到底男扮女裝對於我來說，是什麼樣的感覺？從小生長在都是女生的家庭裡（三姐一妹），長大之後，跟女性的來往，對我來說，沒一點壓力，我並沒有真正想要變成女性的慾望，但扮成女裝的我，內在的狀態是一種更自由，而且能夠吸引更多目光的感覺。很多奇特的目光，對我來說是一種極為興奮的感受。我喜歡穿著很暴露的裙子，這樣挑逗的裝扮，把所有禮教全部拋在腦後。也許潛意識裡知道這種力量，而普遍來說，觀看的人或許都有被這種不可逾越的捆綁需求，在那個當下投射在我的身上，讓整個扮裝的力量顯得更加強大。我們可以看到，這樣顛覆社會秩



5 維納斯 劉寅生表演 韓國忠州兒童繪畫日 2011

序的扮裝行為，被大量的運用在 LBGT 的各種街頭遊行裡頭，誇張，或極盡暴露，都可以引起大量的注視，也達成了宣傳的目的。不論是否以一種負面的角度被觀看著，在潛意識裡，都是被強烈的需求。

如何誠實的面對自己本身對於「顛覆」與「注視」的慾望，男扮女裝的行為也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表現方法，不論是有意無意將襯裙撩上來露出底褲，或是濃妝豔抹的讓路過的歐基桑多看個兩眼，這樣的行為對我來說，是具有意義及力量的。不管是觀看的人露出輕蔑的眼神，或是色情的眼光，或是閃爍不敢直視，或是開心地看著，其實在背後的意義，都具有平衡過度僵化生活的能量，讓陰性與陽性能量可以流動。想像如果我們的世界真的只有兩種性別，然後這兩種性別只扮演他們的角色，不能逾越。我想這樣的世界不會存在，也讓人感覺窒息。「顛倒人」或男扮女裝的各種角色，就提供了穿越流動的可能，也是使人類生活更多采多姿的一個可能性。